

東勢客家話的動補結構初探*
江敏華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臺灣

中文提要

本文是對東勢客家話動補結構的初步考察。東勢鎮位於臺中縣中部偏東，其客家話與臺灣通行的四縣與海陸客家話不同，屬於來自廣東大埔的大埔客家話。本文使用兩種語料來源，一為田野調查所得的一手資料，一為東勢文化工作者采集記錄、保留珍貴口語語料的《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本文分別描述動補結構的幾個次類——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狀態補語、可能補語與程度補語——在東勢客家話的表現。除分項描述其語義/語法特色外，本文並從漢語史與語法化的角度討論東勢客家話動補結構的若干現象。如動結式中否定詞和副詞的位置可以反映動詞和補語的複合程度，以及補語的語法化程度；東勢客家話特殊的「V kin3 緊 Cd」結構可能相當於近代漢語裡的「動-將-趨」結構；「pun1 ki2 分佢」的合音‘pi2’作為狀態補語標記來源於致使義動詞的語法化；以及可能補語的賓語位置反映唐宋時期的語序，並產生出類推而來的新形式「VO tet7 得 C」等等。

關鍵字：

東勢客家話，動補結構，歷史語法，語法化

1. 前言

漢語語法學中，詞組或句子的結構方式一般依照成分與成分之間的關係分為主謂結構、並列結構、偏正結構、動賓結構、動補結構與連謂結構等。其中的動補結構，簡單的說，就是兩個成分之間的關係

為補充關係，亦即「組合中的前一項表示動作行為或性質狀態，後一項主要說明動作狀態的結果」（劉月華等 2001:6）。漢語的動補結構不但在語言類型學中有其獨具的特色，在漢語語法史中也一直是個核心議題。過去有關動補結構的討論主要集中在其歷時的演變與發展，對於共時現象的討論則以現代漢語共通語為主，鮮少留意方言現象。然而，方言現象往往反映歷史發展的一個側面，不僅在音韻方面如此，在語法的表現上亦復如此。本文的目的即在考察東勢客家話的動補結構，分析東勢客家話動補結構的語義、句法與音韻特徵；從東勢客家話動補結構的共時特性，來探討它的類型學特徵，以及它在漢語動補結構發展中的地位。

東勢鎮位於臺中縣中部偏東，是臺灣中部最大的客家聚落。東勢客家話是指通行於臺中縣東勢鎮內，以鎮中心為代表的客家話，這種客家話還可通行於鄰近客家人較盛的石岡、新社、和平等鄉。對東勢客家話的調查研究至今不到十年，最初認定是饒平客家話或四縣客家話的一種，後經學者與地方熱心人士的探尋與考察，才逐漸確認它應當是來自廣東大埔的大埔客家話（參鍾榮富 1997, 2001、江敏華 1998、江俊龍 2003 等）。過去對東勢客家話的研究以音韻與詞彙為主，尤其著重在小稱變調的討論上，語法的調查研究極少¹，是亟待開拓的新領域。本文所用東勢客家話語料主要有兩種，一為筆者親赴東勢調查所得的一手資料²，一為胡萬川主編、由東勢文化工作者所采集記錄的《東勢鎮客語故事集》。後者雖為二手資料，但其中包含十分珍貴的口語語料，相當值得據此進行語法的分析。

本文除前言外，共分三節：第二節首先說明漢語研究中動補結構的分類及其類型，界定本文討論的動補結構範圍，並呈現其形式和意義的特徵；第三節討論東勢客家話動補結構的語義與句法特徵，並從漢語史與語法化的觀點解釋相關問題；第四節則為結論。

2. 動補結構的類型

動補結構如何分類，牽涉到「補語」這個成分本身包含的範圍有多廣，以及分類原則的問題。與「補語」一詞相對應的英文名稱一般認為是 'complement'，然而 'complement' 作為語言學術語使用時，其指涉的對象與漢語動補結構中的第二個成分「補語」往往並不相同。最大的差別在於 'complement' 至少包括「賓語」在內，而漢語動補結構中的「補語」則區別於與動詞結合形成「動賓結構」的「賓

語」。

有些語法學家雖然將一般的賓語排除在補語之外，但仍將部分類似賓語的名詞性成分歸為補語，如黎錦熙 (1956) 將對等動詞後的名詞性成分（如：「那是我」中的「我」）以及兼語結構第二個動詞後的名詞詞語（如：「認他為父」、「娶他為妻」中的「父」與「妻」）也當作補語。這類顯然受到英語語法影響而視為補語的成分，趙元任 (1980: 183-84) 稱為「賓式補語」³，與典型的「謂式補語」有所區別。這類「賓式補語」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本文所討論的「補語」，即是典型的「謂式補語」，也是一般「動補結構」的討論中，最為核心的一類補語。這類補語，就其與動詞結合的形式而言，可大別為兩類，一是補語直接出現於動詞後的形式，如：抓緊、看完、學會、說清楚、走回去；二是補語與動詞之間帶有「得」的形式，如：走得快、看得很清楚、熱得滿頭大汗、走得累死了。朱德熙 (1982: 125) 分別稱之為「黏合式述補結構」和「組合式述補結構」。形式上的分別看似簡單，實則每一類的性質、意義與功能都十分複雜而多樣。要釐清它們的各項特質，首先必須加以清楚地分類。以下本文分別依語義以及語義指向類型來為現代漢語的動補結構分類，並說明各種類型的特色。

2.1 補語的語義/語法類型

最常見的動補結構的分類，是依照補語所描述的語義，將之分為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狀態補語、可能補語、程度補語等。這五種類型雖以語義為最主要的分類原則，但每一種類型各有其形式上的特點，因此，也可以視為是綜合形式與語義的分類法。

(一) 結果補語 (resultative complement)

普通語言學中對於「結果詞」(resultative) 的定義與漢語的「結果補語」有很大的不同。普通語言學往往將「結果詞」視為一種動詞的體標記形式，用以表達事件所導致的狀態（如 Trask 1993: 240），或是某些內含終結點的事件的動詞（如 Bussmann 1996: 406）。這些定義大多側重在意義上，至於其表現形式，則可以是一種體標記，如英語的 'He is gone.'；也可以是一個單純的動詞，如英語的 'to kill', 'to find'，或是古漢語中的「滅」、「敗」等；也可以是一個特定的動詞結構，如英語的 'to burn down', 'to cut up' 等。漢語的結果補語則偏重

於結構，結果補語與其前的動詞構成一個複合結構，兩個成分之間具有「動作」和「結果」的補充關係，故又稱「動結式」。在形式上，動結式屬於黏合式述補結構。在意義上，動結式的範圍較‘resultative’為寬泛，其第一個成分既可以是表示動作的動詞，也可以是表示狀態的形容詞⁴；而第二個成分除結果外，還包括動作所導致的狀態、程度、收獲、效果等。漢語的動結式與一般語言學中‘resultative’的共同點則在於，二者都是表達一個「有界」(bounded 或 telic)的事件。

由於動結式屬黏合式述補結構，動詞和補語之間沒有明顯的標記(marker)，因此表面上看來它就像是一個複合詞。不過，動結式的語法性質並不能完全由詞彙性質的複合詞來解釋，許多情況下它必須看作是一個能產的句法結構。動結式在句式上有帶賓語與不帶賓語兩大類型，但一個動補結構帶賓語與否既不取決於單獨的動詞，也不取決於單獨的補語⁵。影響動補結構及物性的原因十分複雜，除了補語與其他句子成分的語法關係，以及動詞和補語的融合程度(參陸儉明、馬真 1996, 石毓智 2000)之外，也與其歷史來源有關(參劉承慧 2002)。

(二) 趨向補語 (directional complement)

用在動詞後，由表示趨向的動詞「上」、「下」、「進」、「出」、「回」、「過」、「起」等充任的補語稱為趨向補語。此外，由「來」、「去」這兩個分別表示近指和遠指的「指示」(deictic)詞與趨向詞⁶所組成的「上來、上去、下來、下去，進來、進去，出來、出去，回來、回去，過來、過去，起來，開來，開去」，也是趨向補語，稱為「複合趨向補語」。

趨向補語最基本的語義是人或物體通過某種動作，而在空間位置朝各種不同的方向移動的結果。不過，趨向補語與不同的動詞結合時，其所表達的語義也各不相同，有些甚且延伸出非空間的語義。許多學者已經指出，帶趨向補語的動趨式表達一個「有界」的事件(Tai 1984, Smith 1991 等)。就這一點而言，趨向補語與結果補語有其相同之處。

(三) 狀態補語 (manner complement)

狀態補語又稱「情態補語」或「程度補語(extent complement)」，主要指動詞後用「得」字連接，用來描述動作或動作結果的情狀、或表示動作的結果達到某種特殊程度的補語⁷，在形式上屬於組合式的

述補結構。「程度補語(extent complement)」一詞容易與第五類的“degree complement”混淆，因此本文採用「狀態補語」一詞。狀態補語的語法結構十分複雜而多樣，可以是形容詞或形容詞組、動詞或動詞性詞組，也可以是主謂結構的句子。如：

1. (a) 洗得乾淨
(b) 洗得乾乾淨淨的
2. (a) 痛得大喊
(b) 忙得沒時間吃飯
3. (a) 笑得氣都喘不過來。
(b) 走得我累死了。

由於狀態補語往往是對動作或動作的結果進行情狀的描寫，因此在語義上，有時並不易和結果補語區別，如例 (2b)，在語義上，「沒時間吃飯」既是對「忙」的狀態的描寫，同時也是表達「忙」的結果。因此，狀態補語與結果補語也可以說是以形式來區別⁸。

(四) 可能補語 (potential complement)

可能補語表達能性範疇，在語義上可以細分為「表達動作者本身的能力 (ability/agent-oriented)」、「客觀情況所引起的可能性 (root possibility)」、「對動作者是否適合的判斷 (deontic/speaker-oriented)」以及「說話者對命題的主觀判斷」(epistemic meaning)⁹，在功能和意義上與前面三種補語有很大的不同。可能補語在結構上與結果補語、趨向補語和狀態補語的關係十分密切，大部分的結果補語和趨向補語都可以轉換為可能補語，如：「看見→看得見/看不見」、「進來→進得來/進不來」。現代漢語共通語的狀態補語和可能補語肯定式都用「得」連接，具有部分形式上的共通性。

現代漢語共通語的可能補語在形式上可以分為三個小類：

- (1) 由「得/不 + 結果補語/趨向補語」構成，如「買得/不到」、「聽得/不懂」。
- (2) 由「得/不 + 了(liao)/來」構成，如「忘得/不了」、「吃得/不了」。其中的「了」或「來」沒有特別的意義，只是為了方便作成能性語式而虛設的充數補語 (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¹⁰ (趙元任 1980: 231)。

(3) 由「得/不得」構成，如「吃得/不得」。

二、三兩類在語法意義上顯示出一種分工狀態：前者表示能力或一般可能義，有時也表示主觀判斷，後者限於「許可/禁止」、「應該/不應該」之類的意義（柯理思 2001: 9）。

（五）程度補語（degree complement）

程度補語從意義上來說是表示程度的，在形式上有用「得」連接的和不用「得」連接的兩種。不用「得」連接的程度補語是指直接用在形容詞和某些動詞之後表示程度的補語。常用的有副詞「極」以及動詞「透」、「死」、「壞」、「多」等。由「得」連接的程度補語主要是副詞「很」、「慌」、「多」、「不得了」、「要死」、「要命」等。程度補語有時併入狀態補語，並不獨立成一類。

2.2 補語的「語義指向」類型

動補結構除了依照補語的意義分類外，還可以依照補語的「語義指向」來分類。表面形式上，補語通常跟在動詞之後，但是在語義關係上，補語可以與句子的任何成分發生關係。所謂「語義指向」，就是指補語與句子中的哪一個成分在語義上有所關聯。這種分類主要是針對動補結構中的結果補語和狀態補語來分類。補語語義指向的類型有三：

一、補語指向動作的受事（以及處所、工具等）。主要是中心謂語的賓語，或「把」的賓語、「被」字句的主語等。如¹¹：

4. 他擦乾淨桌子，扔掉一個空煙盒和一些碎紙。
5. 他笑疼了肚子。
6. 老農民和東郭先生一起把狼打死了。
7. 臥鋪全被賣光了，沒有一個空的。

例(4)中，「他」擦桌子而「桌子」乾淨，補語「乾淨」的語義指向動詞「擦」的受事，因此其語義指向為受事。例(5)中，動詞「笑」雖是不及物動詞，但由「笑」和「疼」組合而成的動補結構使「疼」具有使動用法，使「肚子」成為整個動補結構的賓語，同時也是語義上的受事。例(6)與例(7)的補語分別指向動作的受事「狼」和「臥鋪」，

二者分別是「把」的賓語和「被」字句的主語。

二、補語指向動作的施事或當事：這類補語主要描寫主語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質，與賓語沒有「行為—受事」的關係。如：

8. 他一路上不知摔倒了多少次。
9. 聽了這句話，他的臉脹得通紅。
10. 他喝醉了酒。

例(8)中，「他」摔而且「他」倒，二者都指向動作的主體，也就是施事。例(9)中，「通紅」的是「他的臉」，也是動詞「脹」的主語；「通紅」描寫主語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質。例(10)是這一類型帶賓語的例子，補語「醉」與賓語沒有「行為—受事」的關係，「醉」指的是動詞「喝」的施事「他」。

三、補語指向動作本身：這類補語描述行為動作進行的狀況或階段、發展的結果或實現的可能性，或是對動作進行描寫、評價或判斷。如：

11. 我們商量好了，明天就動身。
12. 那孩子做完了功課。
13. 他唱得很好。

例(11)-(13)中，補語「好」、「完」與「很好」分別描述動補結構中的動詞「商量」、「做(功課)」與「唱」，與句中的其他論元沒有直接的關係。

依照「語義指向」來為動補結構分類，有助於我們釐清補語與句子中各個句法成分的語法和語義關係，對於漢語方言動補結構的類型特色及發展過程也能提供良好的觀察點。

3. 客家話動補結構的語義/語法特色

本節依照動補結構的語義分類類型，依次描述東勢客家話結果補語、趨向補語、狀態補語、可能補語與程度補語的語義/語法與形式表現，並說明其特色。

3.1 結果補語

3.1.1 「VR」格式中的「R」

現代漢語共通語中，可以出現在「黏合式述補結構」「VR」格式中 R 位置的語素相當豐富。也就是說，「動結式」是一個相當能產的結構，原則上允許任何表達因果意義的 V 和 R 的結合。就目前所掌握的語言材料而言，東勢客家話的「動結式」不若現代漢語共通語能產，下面三例是少數屬於典型的動補結構——即動詞和補語之間呈現出「因果」的語義關係——的例子¹²：

14. ki2 tak7 pai3 tsiu5 thuŋ2 kai5 kie1 khin1 na1 khi3 loi2 sai5,
佢 每 擺 就 同 那 雞 肫 拿 起 來 晒
na1 khi3 loi2 lap8 kon1.
拿 起 來 臘 乾
‘他每次（殺雞）就把雞肫另外拿起來晒乾’（故事集六）
15. lia3 fu3 ʃoi5 fu3, hn2 oi5 tshau3 tshiaŋ3, ki2 oi5 ʃion1 ŋin2.
這 虎 睡 虎， 你 愛 吵 醒， 佢 愛 傷 人
‘這個虎地是隻睡虎，如果被吵醒了，牠就會傷人’（故事集六）
16. tʃion3 loi2 tsɿ1 vun1 vun1 le3, phu2 pi2 ʃit8, tsɿ1 pi2
轉 來 就 煨 煨 [ASP], 燻 分 佢 食， 就 分 佢
ʃit8 ho3 le1
食 好 了
‘（草藥）拿回來就用文火熬煮，給他（病人）吃，結果病就痊癒了’（故事集六）

上面三例中，動結式「VR」中的「R」都具有明確的實詞意義，用以表示動作實施給受事、施事或與動作相關的名詞性成分所帶來的結果。在語義指向上，例(14)(15)補語的語義指向動作的受事，例(16)意指「病人吃了草藥後，他的病就好了」，補語「好」指向動作「食」的施事「他（病人）」或與施事相關的「（他的）病」。據劉承慧（2002: 155），補語的三種語義指向是不同歷史發展階段的產物，聯繫受事的補語最先發展出來¹³，而聯繫施事或當事補語則至元代以後才發展

出來。如此，則東勢客家話指向施事的結果補語雖極少見，但「食好」這類動補結構的出現，顯示東勢客家話結果補語的結構類型和發展階段，和近、現代漢語共通語並沒有根本上的差異。

除了上面所舉補語具有明確表示結果義的動結式外，東勢客家話大部分動結式「VR」格式中的「R」限於「to3 到」、「ho3 好」、「het8 住」等少數特定成分。這類補語的語義份量介於虛實之間，表示一種抽象的結果，說明述語所造成的狀態情貌。如：

17. kiaŋ3 kin1 **tsun3 to3** le1
頭 根 扭 到 了
‘脖子扭傷了’
18. tso5 mak7 voi5 lia3 man1 an3 zien1 voŋ3, **tʃhiun1 to3**
做 何 會 [現在] 恁 冤 枉, 剩 到
ŋan1 lion3 ts^{TM3} zia2
[我們] 兩 子 爺
‘為什麼現在這麼可憐，只剩下我們父子兩人’（故事集四）
19. han2 maŋ2 an3 thien1 koŋ1, kia2 kai5 theu2 saŋ1 **tʃhi2 ho3**
還 未 恁 天 光, [他的] 頭 牲 殺 好
le1.
了
‘天還沒全亮，他的祭祀用雞就殺好了’
20. tsiu5 oi5 ten3 to3 vuk7 **khi3 ho3** kai5 ʃi2 tsiet7 tʃiaŋ5 loi2
就 愛 等 到 屋 起 好 的 時 節 正 來
tʃion3 suŋ5 pun1 ki2.
轉 送 分 佢
‘想要等到房子蓋好的時候，再送給他’（故事集六）
21. muk7 tʃu1 **mi1 het8** na2, maŋ2 ʃoi5 phet7 o0
目 珠 眯 住 [而已] 未 睡 掉 哦
‘眼睛閉上而已，還沒睡著哦’（故事集六）
22. kia2 lai5 tsɿ1 lia3 tshien2 **pa2 het8**, oi5 loi2 si1 foŋ1 khiu2
[他的] 兒 就 這 錢 攢 住, 愛 來 西 方 求
fut8 tsu3.
佛 祖
‘他兒子就把這些錢攢著，要到西方求問佛祖’（故事集四）

「to3 到」、「ho3 好」、「het8 住」等補語的語義指向動作本身，表示動作最常見或最自然的結果（如例(17)(18)的「to3 到」）、因動作的實施而帶來動作行為本身的完成並達到完善的地步（如例(19)(20)的「ho3 好」），或是緊緊保持動作所表示的狀態（如例(21)(22)的「het8 住」）。「to3 到」、「ho3 好」、「het8 住」在東勢客家話中用得非常普遍，現在漢語共通語中使用具有實詞意義的結果補語的動結式，如「扭傷」、「煮熟」等，在東勢客家話通常只能使用比較抽象的「to3 到」或「ho3 好」表示動作的結果或完成。這也是東勢客家話動結格式「VR」中的「R」不如現代漢語共通語豐富的原因之一¹⁴。這類補語，可以說已經逐漸抽象化、語法化為「動相補語」(phase complement)了。不過，由於這幾個補語仍保持完整的聲調、其後可加完成詞尾「le1 了」¹⁵，並且能夠擴充為可能補語，與一般結果補語的性質無異，倒也沒有不能視為結果補語的理由。

比「to3 到」、「ho3 好」、「het8 住」等語法化程度更高的，則是略相當於現代漢語共通語「掉」的「phet7」¹⁶，用以表示動作的變化、完成或事物的脫離、脫落或消失：

23. sam1 kai5 khi5 sam1 kai5 tsuŋ3 ha5 pun1 fan1 tʃhi2 phet7.

三 個 去 三 個 總 下 分 番 殺 掉

‘三個人去，三個全部都被原住民殺死’（故事集六）

24. kha1 tso3 kai5 mien2 tsiau1 kot7 phet7 kai5 tun2...kha1 tsau1.

較 早 的 綿 蕉 割 掉 的 墩 較 燥

‘以前的綿蕉砍掉後留下的莖比較乾燥’（故事集六）

雖然「phet7 掉」的語法性質與「to3 到」、「ho3 好」、「het8 住」大體相同——保留完整的聲調、其後可加完成貌詞尾「le1 了」，以及可以擴充為可能補語，但仍有兩點不同：其一，「phet7 掉」與動詞的結合面較廣，幾乎所有的動作動詞都可以加「phet7 掉」表示動作的變化、完成或事物的脫離、脫落或消失；甚至形容詞如「khiŋ1 輕」、「tshu5 瘦」等也可以與「phet7 掉」結合，表示性狀形容的變化。語法形式的泛化是一個詞語法化的重要特徵，因此，「phet7 掉」應比「to3 到」、「ho3 好」、「het8 住」等更接近動相補語或動態詞尾。其二，「phet7 掉」可以再加在一個動結式之後，如「mak8 si3 phet7 打死掉」（用棍

棒毆打至死)、「ta3 lan5 phet7 打爛掉」(打破了)、「tʃu3 mien2 phet7 煮綿掉」(煮爛了)。就這個特點而言,「phet7 掉」已具備語法化為動態助詞的特徵。

在漢語的歷史發展中,動結式來源於古代的使成連動結構。使成連動結構由鬆散的結構固結為動結式的過程中,有些 VR 成分中的 R 逐漸成為慣用成分,如中古漢語中常出現的「卻」、「了」等。此後隨著時代下移,一方面這些慣用成分本身功能不斷虛化,逐漸演變為動態助詞或體貌成分;一方面其他使成連動結構透過使動式衰落以及詞彙複合等過程,逐漸發展為結構複合而能產度高的動結式。東勢客家話和現代漢語共通語動結式的差異,正可以從歷史的發展階段尋求解釋。東勢客家話動結式 VR 中的 R 類型不豐,僅限少數特定成分,並且有進一步向動態助詞或體貌成分發展的趨勢;此與中古漢語由使成連動結構的慣用成分演變而來的「卻」、「了」等發展相似。而共通語則除了有特定慣用成分演變而來的動態助詞外,還有其他使成連動結構發展而來、VR 高度能產的動結式。就語法化的定義——實詞 (lexical word) 向虛詞 (functional word) 演變¹⁷——而言,固然是東勢客家話的少數特定成分「to3 到」、「ho3 好」、「het8 住」和「phet7 掉」的語法化程度高,但就歷史的發展階段而言,現代漢語共通語無疑經歷了較遽烈的變化。

東勢客家話還可以用「有」、「無」作為結果補語:

25. phet8 sa2 tsuŋ3 ha5 khon5 mo2, ka1 na1 ki2 tshi1 ka1 khon5

別 儕 總 下 看 無 [只有] 佢 自 家 看

3iu1

有

‘別人都沒看到,只有他自己有看到’(故事集六)

26. tiet7 iu1 jin5 kau3, kai5 tsho3 tsɿ1 paŋ1 hi3 loi2.

跌¹⁸ 有 聖 筊 那 草 就 拔 起來

‘若筊杯顯示為聖筊,就把那味草藥拔起來’(故事集六)

「有」、「無」作為結果補語在中國南方閩粵客方言中都可見到。此外,它們還可以出現在動詞和補語之間,此牽涉到否定詞與副詞的位置,

將於下一小節討論。

3.1.2 有/無、副詞與賓語的位置

漢語語法中，動補結構相當引人注意的問題即是賓語相對於補語的位置，此實緣於賓語的位置關係著動補結構中兩個成分的相互依存程度，同時也關係著歷史語法中動補結構的產生時代問題。本文認為，動補結構兩個成分之間的相互依存程度，除了賓語的位置之外，還必須同時考慮表肯定/否定的「有/無」與副詞的位置。

現代漢語共通語動結式的否定形式是在整個動結式「VR」之前加「沒」，如「沒曬乾」、「沒吃飽」、「沒看見」等。東勢客家話結果補語的否定式則可以將否定詞「無」插在動詞和補語之間：

27. thi5 ne2 so3 mo2 tshiaŋ5. / thi5 ne2 mo2 so3 tshiaŋ5.

地 泥 掃 無 淨 / 地 泥 無 掃 淨

‘地板沒掃乾淨’

28. tʃhi2 mo2 ʃiaŋ2 tsɿ1 tseu3 tʃion3 hi5

殺 無 成 就 走 轉 去

‘(他們)攻打不成就退回去了’ (故事集六)

而以「to3 到」或「phet7 掉」作補語時，只能將否定詞置於動詞之前：

29. ŋai2 mo2 kot7 to3 / *kot7 mo2 to3 tʃu1 ŋiuk7.

我 無 割 到 / *割 無 到 豬 肉

‘我沒買到豬肉’

30. kia2 tsok7 ŋiap8 mo2 sia3 phet7 / *sia3 mo2 phet7

[他的] 作 業 無 寫 掉 / *寫 無 掉

‘他的作業沒做完’

這個現象可以支持上一小節所說，「到」、「phet7 掉」等比其他結果補語的語法化程度較高，而與其他具實詞意義的結果補語不同。

與「無」相對的「有」也可以置於「動-補」之間：

31. kai5 thiau2 kieu1 tsɿ1 tsiaŋ1 an3 ne2 thuŋ2 ki2 khoi1 iu1

那 條 溝 就 將 [這樣] 同 佢 開 有

thug1.

通

‘那條(灌溉用)溝渠就用這樣的方法把它開通完成了’ (故事集六)

據鍾榮富 (2000: 197), 客家話「V 有/無 C」與「有/無 VC」結構語義不同, 前者表示有無達成的能力, 後者則只是陳述完成與否的事實。雖然我們從東勢客家話的語料及訪談中很難分辨如此細微的語義差別, 不過大致可以說, 「V 有/無 C」偏重過程的描述, 「有/無 VC」則強調結果的達成與否。如此, 就語義而言, 「V 有/無 C」或許可以視為是一種以零形式為補語標記的狀態補語結構。不過, 就形式而言, 「se3 mo2 tshiaŋ5 洗無淨」、「khoi1 iu1 thuŋ5 開有通」無法改說成「*se3 to3 mo2 tshiaŋ5 洗到無淨」、「*khoi1 to3 iu1 thuŋ5 開到有通」, 因此, 本文仍將「V 有/無 C」視為結果補語的肯定或否定形式, 而非以零形式為補語標記的狀態補語結構。¹⁹

「動-補」之間可以插入否定詞和表示肯定 ([+affirmative]) 的「有」, 似乎還可以插入副詞:

32. kien1 hoŋ1 tshim2, man1 ne5 tshim2 to1 mo2.

間 內 尋 [到處] 尋 都 無

‘在房間內找, 到處找都沒找到’

同樣地, 由於「tshim2 to1 mo2 尋都無」無法改說成「*tshim2 to3 to1 mo2 尋到都無」, 因此本文不將例 (32) 視為以零形式為標記的狀態補語。不過, 結果補語中插副詞的情況並不多見, 也似乎十分受限, 例 (32) 或許只是一種熟語性質的習慣性用法。

至於動補結構來源之一的「隔開式」——賓語置於動詞和補語之間, 反而不出現在東勢客家話中。我們發現, 即使是代詞賓語, 都可出現在整個動結式之後:

33. ʃoi5 fu3 hoŋ2, hn2 mok8 tshau3 tshiaŋ3 ki2.

睡 虎 [PART] 你 莫 吵 醒 佢

‘這睡虎啊, 你不要把它吵醒’

不過，這樣的語序畢竟是非常少見的，如前面(14)-(24)的例子所見，東勢客家話動結式的賓語，最自然而常見的是用「受事主語句」來表現。

如果以動結式「VR」中間能否插入其他成份作為動補結構複合化程度的判斷標準，那麼，東勢客家話最能表現動詞和補語依存關係的是否定詞的位置，而非賓語的位置。具有實詞意義的補語獨立性高，與動詞的結合尚不緊密，屬句法的組合而非詞彙性的複合，因此中間可插入「有/無」；補語意義已經虛化為抽象意義的「to3 到」、「phet7 差」等，獨立性低，與動詞的依附較強，因此「有/無」置於整個動補結構之前。「to3 到」、「phet7 差」等成分依附於動詞之後而存在，更具有更進一步往體貌標記或動態助詞發展的可能。

3.2 趨向補語

3.2.1 趨向詞的語義發展

東勢客家話的趨向詞有「hoŋ5 起」、「lok8 落」、「ŋip8 入」、「tʃhiut7 出」、「tʃion3 轉」、「ʃioŋ5 上」、「ha5 下」、「khi3 起」、「ko5 過」等，除「上」、「下」兩個受書面語影響、通常表示抽象或非空間位移的趨向詞之外，其他的趨向詞都可以作主要動詞使用，指示位移的路徑（path），但不言明位移的方式（manner）或原因（cause）²⁰，見表一：

表一 趨向動詞位移路徑及用例

趨向詞	位移路徑	用例
hoŋ5 起	客體 (theme) 由下往上移動	hoŋ5 loi2 起來 (起床)
lok8 落	客體由上往下移動	lok8 to3 kham5 ha1 落到崗下 (掉下山崗)
ŋip8 入	客體由外面往二維或三維空間內部移動	ŋip8 loi2 tshim2 入來尋 (進來尋找東西) ŋip8 sin1 vuk7 入新屋 (搬進新房子)
tʃhiut7 出	客體由二維或三維空間內部往外面移動	tʃhiut7 fai5 fan1 出壞番 (原住民由山

		中出來)
tʃion3 轉	客體朝原方向移動	tʃion3 vuk7 kha1 轉屋家(回家)
khi3 起	客體由下往上移動	khi3 vuk7 起屋(建造房子)
ko5 過	客體通過某個空間參照地標	ko5 lien2 thoŋ2 過蓮塘(穿過蓮花塘)

由上表的用例可知，趨向詞作主要動詞時，其後的賓語若為一般名詞，則指移動的客體，如「tʃhiut7 fai5 fan1 出寮番」意指「原住民由山中出來」，「fai5 fan1 寮番」為移動者，而非位移的起點或終點。而趨向詞後若接處所賓語時，此處所賓語的語義角色皆為位移的終點，而非起點。趨向詞作主要動詞時，大多仍保留原來的空間位移義，少數則發展出特殊或比喻的延伸用法，如「ŋip8 sin1 vuk7 入新屋」的「ŋip8 入」除原有的空間位移義之外，另有「喬遷、入住」之義；「khi3 vuk7 起屋」的「khi3 起」則由原來的向上移動義引伸出房屋由下往上的建造過程。

當「hoŋ5 起」、「lok8 落」、「ŋip8 入」、「tʃhiut7 出」、「tʃion3 轉」、「ʃion5 上」、「ha5 下」、「khi3 起」、「ko5 過」等趨向詞置於動詞後面，由動詞表示位移的方式，趨向詞表示位移的路徑時，即成為趨向補語。無論是作為動詞的趨向動詞(Vd)或是作為補語的趨向補語(Cd)，都可以在其後加上分別表示近指和遠指的「指示」(deictic)詞「來」和「去」，形成複合趨向補語。詳見表二。

表二 趨向詞與動詞或指示詞的組合情形

	V+Cd	Vd+來	Vd+去	V+Cd+來	V+Cd+去
hoŋ5 起	--	hoŋ5 loi2 起來	--	pan1 hoŋ5 loi2 搬起來	--
lok8 落	tep8 lok8 loi2 擲落來	lok8 loi2 落來	lok8 hi5 落去	khi5 lok8 loi2 撇落來	thun1 lok8 hi5 吞落去
ŋip8 入	tʃiok7 ŋip8 著入	ŋip8 loi2 入來	ŋip8 hi5 入去	tseu1 ŋip8 loi2 招入來 ²¹	han2 ŋip8 hi5 行入去
tʃhiut7 出	tʃiok7 tʃhiut7 著出	tʃhiut7 loi2 出來	tʃhiut7 hi5 出去	thiau2 tʃhiut7 loi2 跳出來	khai1 tʃhiut7 hi5

					挑出去
tʃion3 轉	lian3 (tshien2) tʃion3 領(錢) 轉	tʃion3 loi2 轉來	tʃion3 hi5 轉去	pien3 to5 tʃion3 loi2 翻 倒轉來	tseu3 tʃion3 hi5 走轉去
ʃion5 上	pan1 ʃion5 搬 上	--	--	pak7 ʃion5 loi2 爬上來	pak7 ʃion5 hi5 爬上去
ha5 下	kiuk7 ha5 趨 下	--	--	tʃhion2 ha5 loi2 傳下來	thiau2 ha5 hi5 跳下去
khi3 起	ien5 khi3 翻起 22	--	--	ien5 khi3 loi2 翻起來	--
ko5 過	pa2 ko5 (ho2 pa5) 攆過 (河)	--	--	koŋ1 ko5 loi 扛過來	tshiut7 ko5 hi5 刺 過去

上表的用例中，有些動趨式所表示的語義並不完全和客體的空間位移相關，而是已經由表空間位移的趨向義發展出結果意義或抽象的引伸意義，甚或時間面上的開展或延伸。動趨式意義的轉變，與其所搭配的動詞有關。趨向補語所搭配的動詞類型，可以簡單分為移動義的動作動詞、非移動義的動作動詞與狀態動詞三類。移動義的動詞本身即具有空間上由此到彼的位移動作，這類動詞搭配趨向詞作補語，所表示的是一個具體的位移事件，動詞標示位移的方式，而補語則表示位移的路徑；如「han2 行」、「tseu3 走」、「pak7 爬」、「thiau2 跳」、「pan1 搬」、「tshiut7 刺」等。非移動義動詞的動詞本身並不必然隱含客體的位移動作，搭配表示位移路徑的趨向詞作補語時，動作與位移可能具有時間上的先後關係，但是並不具有因果關係，如「tʃioŋ7 著」、「lian3 領」、「pa2 攆」、「koŋ1 扛」、「tseu1 招」等。由此延伸出去，趨向補語的空間位移概念轉化為時間概念上的開始、變化或持續，便發展出接近動相補語 (phase complement) 的用法，如「liu2 khi3 loi2 留起來」、「tʃhion2 ha5 loi2 傳下來」、「ŋiam5 lok8 hi5 唸落去」等。

在《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中有還「khuai3 lok8 hi5 窺落去」(窺下去)這樣的用法。「落」原義是由高往低處位移，但經過用法的擴展之後，「落」的語義由具象的、客觀的向下位移延伸至抽象的、主觀認知的向下位移，因而可以搭配「khuai3 窺」這樣的狀態動詞，表示狀態變化這樣的非空間趨向義。

3.2.2 動趨式賓語的位置與分工

前面提到，趨向動詞後的賓語若為一般名詞，則指移動的客體，而趨向動詞後若接處所賓語時，此處所賓語的語義角色則為位移的終點。由「V+Cd+(D²³)」所組成的動趨式，其後接賓語的情況略同，但表示移動客體的賓語與表示位移終點的處所賓語位置不同。客體賓語直接接在動詞之後，而終點賓語則置於整個動趨式之後：

34. **liɑŋ3 tshien2 tʃion3 loi2**

領 錢 轉 來

‘領了錢回來’（故事集三）

35. **ʒie5 ʒiam2 lok8 hi5**

撒 鹽 落 去

‘把鹽撒下去’

36. **ʃu5 ten3 tiet7 ki3 ha5 liap8 lien2 vu5 lok8 loi2**

樹 頂 跌 幾 下 粒 蓮 霧 落 來

‘樹上掉下幾個蓮霧來’

37. **haŋ2 tʃhiut7 loi2 thai5 na2 pu1 kai5 vui5 foŋ1 mai1**

行 出 來 大 林 埔 的 位 方 買

‘走出來到大林埔的地方買’（故事集六）

例(34)與(35)的結構和語義又有所不同。例(34)中，動趨式第二成分的趨向詞「轉來」與第一成分的動詞「領」共承同一主語；發生「向原出發點移動」、「趨近說話者方向」位移的是「liɑŋ3 tshien2 tʃion3 loi2 領錢轉來」的主事者（agent），賓語「tshien2 錢」固然也隨著主事者發生位移，但似乎並非動趨式語義的重心。這樣的結構，其本質是一種「連動式」。例(35)中，產生「由上往下」、「遠離說話者方向」位移的是及物動詞「ʒie5 撒」的賓語「ʒiam2 鹽」；「ʒiam2 鹽」既是動趨式第一個成分的賓語，同時又是第二個成分的主語，並且「落下」這個位移事件的發生，直接導源於「撒」的動作。(35)的結構可以稱為「兼語式」，同時也是討論動補結構來源時經常提到的「隔開式」。(36)也是屬於隔開式。(37)則是典型的黏合式動趨結構，「haŋ2 行」是不及物動詞，動趨結構「haŋ2 tʃhiut7 loi2 行出來」的賓語代表的是位移

終點，因此只能放在整個動趨式之後，而不能置於動詞和趨向補語之間。

連動式與隔開式是動補結構的前身，在動補結構的發展中屬於較早期的階段²⁴。因此像例(34)連動式中的「tʃion3 loi2 轉來」，能否視為動詞「lian3 領」的補語是一大問題，在結構上也許更適合視為一種並列結構²⁵。漢語的動補結構由並列的連動結構，通過隔開式的階段，再逐漸演變為「V C O」的黏合式動補結構。東勢客家話的動趨式，從例(34)-(37)正好呈現出這樣的階段性發展。在概念結構上，這些不同的發展階段也正好代表不同的位移事件類型：例(37)的位移體是有生命的主語，趨向詞搭配移動義的動作動詞，表現的是趨向詞最核心、最典型的「自移事件」(self-agentive motion)；例(36)看似為自移事件，但位移體是無生命體，屬於 Talmy(2000)所說的「非致移事件」(nonagentive motion)；例(35)的位移體無生命，也無法自移，而動詞與趨向詞之間具有因果關係，所表現的是「致移事件」(agentive motion)；例(34)的趨向詞搭配非移動義的動作動詞，動作與位移僅具有時間先後關係，而不具備因果關係。歷史發展階段與概念結構發展過程似乎具有某種互相矛盾的現象。比較合理的解釋是，東勢客家話動趨結構由並列連動式發展到隔開式，再到黏合式，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概念結構上最典型的自移事件，在此連續過程中發展最快，因此率先產生出黏合式的動趨結構。不同的位移事件在此連續過程中的發展進程不同，因此有些仍保留隔開式或連動式的用法。²⁶然而，這些隔開式或連動式用法也已逐漸朝黏合式動趨結構的方向演變。²⁷

3.2.3 「V 緊 Cd」結構的性質

《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中有兩個饒富趣味的例子：

38. mien5 lak8 tshian1 tseu3 kin3 tʃhiut7 loi2
面 瀝 青 走 緊 出 來
‘臉色發青的急忙（由廟中）跑出來’（故事集六）

39. ki2 tsɿ1 haŋ2 kin3 tseu3 le1
佢 就 行 緊 走 了
‘他就趕快離開了’

這兩個句子從上下文看來，移動者都有匆忙離開的意味。東勢客家話的「kin3 緊」在不同的語法結構中有數個和時間有關的功能和意義。「kin3 緊」位於動詞前，表示持續或進行，相當於現代漢語共通語的「一直」或動詞前的「在」，如：

40. tʃiuŋ5 ʒit7 theu2 ʃu5 lok8 hi5...kai5 ʃu5 tsɿ1 kin3 thai5 hi3
種 一 頭 樹 落 去 那 樹 就 緊 大 起
loi2

來

‘種了一棵樹...(樹一種下去)...那棵樹就一直不斷地長大

41. phi5 kuŋ1 ha1 hoŋ2, ki2 ʃoi5 fu3 tu3 tu3 ʒiu1 kin3 theu3
鼻 公 下 [PART] 佢 睡 虎 [剛好] 有 緊 啟
khi5 ʒiu1 thin1 thuŋ1

氣 有 定 動

‘鼻子下的地方，正是那睡虎有在呼吸、有震動的地方(才有靈氣)’(故事集六)

上面兩例的「kin3 緊」，其共通的語義都是「持續不斷」，在語句中當副詞用。「kin3 緊」出現在「kin3...kin3...」的格式中，表示動作的並進或程度的遞進，相當於共通語的「邊...邊...」或「越...越...」、「愈...愈...」：

42. kin3 tʃiuŋ1 mi3 kin3 pien5 kim1

緊 舂 米 緊 變 金

‘一邊舂米，米就一邊變成金子(故事集四)」

43. kin3 haŋ2 kin3 pet7

緊 行 緊 北

‘漸往北走」

44. kin3 tsheu5 kin3 tsheu5

緊 瘦 緊 瘦

‘越來越瘦」

(40)-(44)這幾個「kin3 緊」作副詞的用法，應該都是從時間上「緊湊」的語義演變引申而來。上文例(38)(39)的「tseu3 kin3 tʃhiut7 loi2 走緊

出來」與「**haŋ2 kin3 tseu3** 行緊走」這樣表示「急忙」、「匆忙」意的「**kin3 緊**」，如果也分析為趨向動詞前的副詞，那麼即意味著，東勢客家話的動趨結構，在動詞和趨向詞之間可以插入副詞。對比 3.1.2 節結果補語否定詞與副詞出現的位置，這樣的分析並無不可。不過，與結果補語中插副詞「**to1 鄰**」的情形一樣，動詞和趨向詞之間並非可以任意插入副詞，語料顯示只有「**kin3 緊**」可以如此使用。我們注意到，「**haŋ2 kin3 tseu3** 行緊走」和「**tseu3 kin3 tʃhiut7 loi2** 走緊出來」這樣的格式似乎還有另一種分析的可能。「**kin3 緊**」放在動詞後也表示動作的持續或進行：

45. **ki2 tsɿ1 ʃui3 tsiaŋ3 theu2 hoŋ1 khi1 kin3.**

佢 就 水 井 頭 上 倚 緊

‘他正站在井邊上’（故事集四）

46. **kia2 pu1 njoŋ2 thioŋ5 fai5 le1, ...mun2 khieu3 ten3 kin3 o**

[他的] 婦 娘 暢 壞 了， 門 口 等 緊

‘他們的太太都樂壞了，…都在門口等著呢’（故事集三）

其他動詞後的「**kin3 緊**」還包括「**khai1 kin3 挑緊**」（用雙肩挑著）、「**ku1 kin3 踞緊**」（蹲著）、「**pa2 kin3 揸緊**」（揸著），都大致相當於現代漢語共通語的「著」，而與「**kin3 緊**」的實詞意義無關。事實上，東勢客家話表示「牢固、不鬆動」義時並不用「**kin3 緊**」，而是用「**hen2**」，或寫作「**經**」²⁸。因此，這些用在動詞後的「**kin3 緊**」應當分析為一表示動作持續的動相補語或動態助詞。東勢客家話「**kin3 緊**」的功能和用法相當複雜，各種用法的「**kin3 緊**」如何透過語義的引伸或功能的擴展而產生出來，需要另文討論。這裡要指出的是，上文例(38)(39)的「**tseu3 kin3 tʃhiut7 loi2** 走緊出來」與「**haŋ2 kin3 tseu3** 行緊走」的「**kin3 緊**」，也不能排除是一個動詞後的持續體標記，相當於近代漢語文獻中經常出現的「動-將-趨」結構。

3.3 狀態補語

在 2.1 節中提到，狀態補語在語義上有時與結果補語不易區別，現代漢語共通語的狀態補語是指用「得」字連接的組合式述補結構。若以組合式述補結構作為區別於結果補語的形式特徵，東勢客家話的狀態補語在形式上十分豐富，有數種不同的狀態補語標記。

3.3.1 「to1 到」

「to1 到」是東勢客家話最常見的狀態補語標記。由「to1 到」所引介的補語，其語法範疇與現代漢語共通語的「得」幾乎完全相當，包括形容詞或形容詞組（(47)-(49)）、動詞或動詞組（(50)），以及完整的主謂結構句（(51)-(52)）。如：

47. ki2 tseu3 to1 tʃin1 kiak7
佢 走 到 真 遽
‘他走得很快’
48. et7 to1 hen2 hen2 hen2
壓 到 纏 纏 纏²⁹
‘(身體被某物) 壓得非常緊’
49. en1 ɲin2 hõ2, ʃit7 sɿ5 ʃit7 to1 tʃhiet8 te3 tsɿ1 tʃin1
[我們] 人 [PART] 識 字 識 到 徹 底 就 真
nan2 kai1 ʃie5.
難 的 事
‘我們人哪，要將文字認識得十分透徹是很難的事’（故事集六）
50. kai5 se5 ɲin2 pun1 ki2 hak8 to1 ma2 ma2 thai5 kieu5.
那 細 人 分 佢 嚇 到 [狀聲詞] 大 噉
‘那個小孩被他嚇得放聲大哭’
51. ki2 pun1 ʒi3 tuk7 to1 kui1 ʃin1 ʃip8 tap7 tap7
佢 分 雨 啄 到 整 身 濕 答 答
‘他被雨淋得全身濕答答’
52. khien3 to1 ki2 lion3 tshon1 mo2 ʃit8 phon5
噉 到 佢 兩 餐 無 食 飯
‘氣得他兩頓飯沒吃’

(49)是動詞重複的例子。動詞重複(verb copying, 或稱動詞拷貝)是動補詞組所結合的句式中最晚確立的³⁰, 其演變的機制與產生的條件十分複雜, 本文不擬在此討論³¹。(51)(52)雖然都是以主謂結構句作為「to1 到」字補語的例子, 但二者結構不同。例(52)可以改成「ki2 khien3 to1 lion3 tshon1 mo2 ʃit8 phon 佢噉到兩餐無食飯」, (51)則無法改成

「*ki2 kui1 jin1 pun1 zi3 tuk7 to1 jip8 tap7 tap7 佢歸身分雨啄到濕答答」，朱德熙(1982: 135) 對類似的結構曾有討論。

現代漢語共通語以「得」作為狀態補語標記，關於「得」的來源，漢語歷史語法學者已透過大量的歷史文獻中作過許多討論，其中比較一致的看法是由「獲得」義演變而來的：「V得」中的「得」由獲得義引申而有「達成、達到」義，表示動作結果的完成或實現，進而在「V得VP」結構中引申表示行為動作達到某種結果，「得」進一步虛化為連接兩個謂詞性成分的補語標記。(參祝敏徹 1960, 岳俊發 1984, 楊平 1990, 蔣紹愚 1994, 吳福祥 2002a 等)。不過，林燾 (1957) 則從北京話補語的輕音現象指出「得」應有兩個不同的來源，一為「得」，另一個則為「到」。

「到」在客家話中除了作狀態補語標記外，還作為(1) 表示「到達」義的動詞；(2) 引進目的終點或事件結束時間的介詞；(3) 結果補語，以及(4) 體貌標記³²。過去已有學者指出「到」的這些不同用法應是由同一個語位歷經「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 過程逐步發展而來的(參林英津 1993, Lai 2002)，不過，不同學者勾畫出來的語法化進程不盡相同。林英津 (1993) 著重尋繹「到」由方位介詞→結果/狀態補語³³→體貌詞尾的虛化過程，對於「到」字作為狀態補語標記的用法著墨不多。Lai (2002) 則為客家話「到」的用法描繪了如下的語法化過程：

動詞 (verb) → 副動詞 (coverb) → 補語連詞
(complementizer) → 動詞補語 (verbal complement)

其中「副動詞」相當於本文所說引進目的終點或事件結束時間的介詞，「補語連詞」相當於本節所討論的狀態補語標記，「動詞補語」則相當於結果補語的用法。Lai 文從句法結構的嬗變和語義的隱喻延伸著手，固言之成理。不過，從漢語史以及方言比較的角度來看，本文認為，後面兩個語法化階段或許應該顛倒過來，即應為：動詞→介詞(副動詞)→結果補語(動詞補語)→狀態補語標記(補語連詞)的演變過程。理由有三：

一、從語法結構來看，動詞、介詞與結果補語的用法其後都接名詞性賓語——動詞後接處所賓語，介詞後接處所或時間賓語，結果補語後接一般名詞賓語，狀態補語標記的用法

則接謂詞性賓語。「到」後的成分由處所賓語→時間賓語→一般賓語，再演變為針對賓語有所描述的謂詞性賓語，是一個自然的演變路徑。

- 二、從語義的發展來看，動詞和介詞的「到」由「到達」義所隱含的處所或時間終點，引申出動作結果的完成或實現，即產生結果補語的用法。其後進而在「V到(O)VP」的結構中，「到」進一步語法化為連接兩個謂詞性成分的狀態補語標記。不論從語法結構或語義發展來看，這樣的語法化途徑都和現代漢語共通語的「得」有相似的演變過程。
- 三、從東勢客家話聲調的表現也可以看出，狀態補語標記的用法應是比結果補語用法更為虛化的演變階段。東勢客家話「到」作結果補語時，保留與動詞和介詞相同的上聲讀法(31)，而作為狀態補語標記時，則讀陰平調(33)。東勢客家話的陰平調為中平調，音調上不高也不低，且沒有任何抑揚頓挫，可以說是一個最「無標記 (unmarked)」的聲調。狀態補語標記讀為陰平調，可以視為一種聲調上的弱化或輕讀現象。而從跨方言或跨語言的通則得知，語法化程度越高的虛詞，越傾向於在音韻上使用弱化或輕讀的形式。

綜上所述，本文認為客家話的狀態補語標記是由動詞的「到」逐步演變而來，其過程為：

動詞→介詞→結果補語→(動相補語)→(完成體標記)→狀態補語標記

3.3.2 「hi1 去」

53. ki2 muk7 tʃu1 naŋ5 hi1 i5 thai5 lui1

佢 目 珠 睜 去 很 大 蕊

‘他把眼睛睜得大大的’

54. ki2 sia3 sɿ5 sia3 hi1 tʃin1 ton1 tʃion5

佢 寫 字 寫 去 真 端 正

‘他寫字寫得很整齊’

55. kia2 nen1 kai5 tʃu1 hiuk7 hi1 phui2 phui2 phui2

[他們] 的 豬 畜 去 肥 肥 肥

‘他們把豬養得肥肥的’

56. moi2 phu2 hi1 mo2 la5 mien2

糜 煨 去 無 夠 綿

稀飯煮得不夠爛

上面這些用「hi1 去」作補語標記的例子，都可以與「to1 到」互換而沒有語義上的差別。不過，發音人認為「hi1 去」比「to1 到」更為口語並且更具形象生動性。「hi1 去」與「to1 到」一樣，最初都是具趨向義的動詞，其後接終點處所賓語。在 3.2.1 節中，我們曾仔細討論趨向詞由「動詞→趨向補語→動相補語」的語義引伸發展過程；透過這個語義和語法結構的動態發展過程，便不難理解東勢客家話何以可以用「hi1 去」表示狀態補語標記：由動相補語再進一步語法化，即成為連接兩個謂詞性成分的補語標記。其演變過程和「to1 到」有異曲同工之妙。並且，「hi1 去」與「to1 到」一樣，作為狀態補語標記時都已弱化、輕讀為中平調，相當於陰平調。

以「去」作為狀態補語標記，在客家話或其他漢語方言中不乏其例。何耿鏞(1993: 63-64) 曾指出大埔客家話可用「去」來連接狀態補語。柯理思 (2001: 14, Lamarre 2001:97-99) 討論漢語方言連接狀態補語的助詞類型時，也提到有「去」這一類型。吳福祥 (2001: 351) 則整理出「去」用作狀態補語標記主要見於客方言(大埔、梅縣、平遠)和少數閩方言。

3.3.3 零形式 Ø

東勢客家話的狀態補語也可以直接加在動詞後面，動詞與補語之間不必插入任何補語標記，如：

57. ki2 tseu3 Ø tʃin1 kiak7

佢 走 真 遽

‘他走得很快’

58. sia5 ts^{TM3} se3 Ø mo2 i5 tshiaŋ5

[襯衫] 洗 無 很 淨

‘襯衫洗得不太乾淨’

(57)-(58)兩例中，「tʃin1 kiak7 真遽」與「mo2 i5 tshiaŋ5 無很淨」等詞組分別是動詞「tseu3 走」和「se3 洗」的補語。這類狀態補語，乍看

之下似乎也可以看成是「tseu3 kiak7 走遽」、「so3 tshiaŋ5 掃淨」、「se3 tshiaŋ5 洗淨」一類的黏合式結果補語，而在其中插入副詞或否定詞。不過，(57)(58)兩例都可以改成以「to1 到」或「hi1 去」為補語標記的句子，說成「ki2 tseu3 to1/hi1 tʃin1 kiak7 佢走到/去真遽」與「sia5 tsɿ3 se3 to1/hi1 mo2 i5 tshiaŋ5[襯衫]洗到/去無很淨」，就形式和語義而言，它們更適合看成是省略了補語標記的狀態補語，可以假設它們是以零形式 \emptyset 為標記的狀態補語句。下列句子更可以看出東勢客家話應該假設一個零形式的狀態補語標記：

59. hn2 ko5 pet7 ki2 \emptyset an3 hen2, ki2 tsɿ1 voi5 hi5 thiau2 kham5
 你 過 逼 佢 恁 纏，佢 就 會 去 跳 坑
 ‘你再逼他逼得緊，他就要跳坑了。’
60. ki2 ʒit7 tʃiak7 ʃiu3 tsok7 ŋ2, ki2 tsok7 \emptyset kui1 lui2 kuŋ1 nem1
 佢 一 隻 手 捉 魚，佢 捉 整 隻 公 滿
 nem1
 滿
 ‘他用一隻手捉魚，捉得整個魚隻滿滿的。’（故事集六）

如 3.1.2 節所指出的，東勢客家話並沒有「隔開式」的動補結構，例(59)很難分析為動結式「pet7 hen2 逼纏」中插賓語與副詞，但如果分析為相當於「pet7 ki2 pet7 to1 an3 hen2 逼佢逼到恁纏」的形式，則順理成章。例(60)更為明顯，「nem1 nem1 滿滿」是形容詞重疊式，屬於描寫性的「狀態形容詞」³⁴，此句著重在描寫主語會捉魚的程度與情狀，相當於「tsok7 to1 kui1 lui2 kuŋ1 nem1 nem1 捉到整隻公滿滿」的說法；若為結果補語句，依東勢客家話賓語與補語的相對位置，應說成「tsok7 nem1 kui1 lui2 kuŋ1 捉滿整隻公」。總之，例(57)-(60)應該都是組合式的狀態補語，而非黏合式的結果補語，可以假定這些句子的動詞和補語之間具有零形式 (\emptyset) 的狀態補語標記。

東勢客家話最常使用零形式狀態補語標記的語境是以形容詞重疊式所組成的狀態形容詞補語，如「phu2 fuŋ2 fuŋ2 燒紅紅」（燒得紅紅的）、「tseu3 piaŋ5 piaŋ5 走拼拼」（走得很快）、「tshioŋ3 tshiaŋ5 tshiaŋ5 搶淨淨」（搶得一乾二淨）、「tso5 khi1 khi1 做崎崎」（做得斜斜的）、「khoa1 tsiaŋ1 tsiaŋ1 tsiaŋ1 開靚靚靚」（花開得非常漂亮）等。這或許是由於這類補語音節數少，又有「重疊」的形式特徵標誌其為狀態補

語，因此不需有形的狀態補語標記所致。

3.3.4 「來」(loi2)

東勢客家話還可以用「來」作為狀態補語標記。如：

61. lia3 kai5 se5 ɲin2 saŋ1 loi2 i5 thai5 khieu1

這 個 細 人 生 來 很 大 籬

‘這個小孩長得很胖’

62. ki2 saŋ1 loi2 tʃin1 tsie3

佢 生 來 真 醜

‘他長得很醜’

63. ki2 tʃhion5 loi2 ho3 mo2

佢 唱 來 好 無

‘他唱得好不好?’

「loi2 來」在東勢客家話中並非最常用的狀態補語標記，其後面所標記的補語形式也較有限制，只能接形容詞組，而不能接動詞組或主謂結構的句子。上面三句中，除例(63)的「loi2 來」可以用其他狀態補語標記「to1 到」或「hi1 去」取代而意義不變外，例(61)(62)的「saŋ1 loi2 生來」一般不能用其他補語標記「to1 到」或「hi1 去」取代。

用「來」作為狀態補語標記雖非東勢客家話的主流形式，在漢語方言中卻不乏其例，尤其見於吳語。據吳福祥 (2001: 347-348)，南方漢語方言中用「來(勒)」標記狀態補語的方言有上海老派、寧波、浙江海鹽、溫州、常熟、松江、吳江黎里、海門、海鹽通圓、靖江、南匯周浦、嘉興、杭州、紹興、舟山、績溪等。「來」作為狀態補語標記固然也應該是由「趨向動詞→趨向補語→動相補語→狀態補語標記」演變而來，但就東勢客家話的現象而言，它或為一種早期受外來影響的習慣性用法。

3.3.5 「分佢」(pi2)

東勢客家話還有少數動補結構，是在動詞和補語之間插入「pun1 ki2 分佢」的合音「pi2」。「pun1 分」是東勢客家話表示「給予」意義的動詞，同時也是「容許使動」和「被動」的標記，相當於「給」、「讓」或「被」，如：

64. ki2 **pun1** ηai2 ʒit7 ki1 pit7.
 佢 分 我 一 枝 筆
 ‘他給我一枝筆’（給予）
65. lia3 ha5 tso5 tet7 **pun1** ki2 lok8 loi2 le1.
 這 下 做 得 分 佢 落 來 了
 ‘現在可以讓他進來了’（容許使動）
66. kai5 tʃiak7 pui1 **pun1** ηai2 ta3 lan5 phet7 le1.
 那 隻 杯 分 我 打 爛 掉 了
 ‘那個杯子被我打破了’（被動）

現代漢語的「給予」義動詞，往往同時具有「被動」或「致使」的語義和語法功能，許多學者已針對其語義發展過程作過研究。上述東勢客家話「**pun1** 分」的各個意義和用法，也可以認為是由給予動詞經由「語法化」(grammaticalization)的過程演變而來的³⁵。「**pun1 ki2** 分佢」相當於「給他」、「讓他」或「被他」，在語法化程度較高的用法裡，常合音為「**pi2**」。「**pi2**」出現在動補結構的動詞和補語之間，並且一旦出現「**pi2**」，便不能出現其他補語標記「**to1** 到」、「**hi1** 去」、「**loi2** 來」等；在這種句式中，「**pi2**」也相當於一種組合式述補結構的補語標記：

67. tʃiok7 oi5 tʃiok7 **pi2** ʃieu1 non1, ʃit8 oi5 ʃit8 **pi2** pau3 loi2
 著 愛 著 **PI** 燒 暖，食 愛 食 **PI** 飽 來
 ‘穿要穿得暖，吃要吃得飽’
68. sɿ5 oi5 sia3 **pi2** ton1 tʃian5 loi2
 字 愛 寫 **PI** 端 正 來
 ‘字要寫得端端正正的’
69. moi2 oi5 tʃu3 **pi2** mien2 tʃian5 ho3 ʃit8
 糜 愛 煮 **PI** 綿 正 好 食
 ‘稀飯煮得爛才好吃’

「**pun1 ki2** 分佢」的合音「**pi2**」何以可以作為狀態補語標記，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pun1** 分」在客家話中的功能和用法十分複雜，狀態補語標記「**pi2** 分佢」或許也是給予義動詞在語法化過程中產生的

用法之一。Lai (2001) 便持這樣的看法，該文認為客家話的「BUN」展現出「多語法化 (polygrammaticalization)」的現象。「分」由雙賓給予義動詞分化出兩條語法化路徑：

(1) 動詞 (Verb) → 介繫詞 (Adposition) → 補語連詞 (Complementizer)³⁶

(2) 給予義動詞 (Verb-of-giving) → 致使義動詞 (Verb-of-causative) → 主語標記 (Agent marker)³⁷

其中如(67)-(69)這種「pi2 分佢」作為狀態補語標使用的用法，是補語連詞 (COMP) 用法進一步類推 (analogy) 到其他結構的結果。我們非常同意賴文認為作為狀態補語標記的「pun1 ki2 分佢」是給予義動詞一連串語法化演變過程中的一環。根據 Lai (2001) 的分析，「pi2 分佢」作為狀態補語標記的用法似乎和致使義動詞無關。然而，從漢語史和方言比較的角度出發，「pi2 分佢」作狀態補語標記的用法應與「pun1 分」的致使義有關。

從漢語史的角度來看，東漢新興的「使令式」(V (+NP) + 使/令 + Vr) 是漢語動補結構的來源之一³⁸：

70. 發，撥也，撥使開也。(《釋名·釋言語》)
71. 膾，會也，細切肉令散，分其赤白，異切之，已乃會合和之也。(《釋名·釋言語》)
72. 炒蔥令熟。(《齊民要術》)
73. 熬油令香。(同上)

在這種句式中，「使/令」之後的成分都表示其前動詞的結果，也就是說，「使/令」前後的成分具有因果關係，「使/令」於是成為標記動詞結果的標記。例(72)-(73)的結構若改為受事主語句，並在「使/令」之後加上複指代詞「之」，成為「蔥炒令之熟」/「油熬令之香」³⁹，便十分接近例(67)-(69)的句子結構。我們認為中古時期的「使令式」便是東勢客家話「pi2 分佢」作為補語標記的來源。也就是說，「pun1 ki2 分佢」先發展出相當於「使之/令之」的致使用法，才進一步合音並語法化為補語標記。

「使/令」句與「得」字句關係密切，在近代文獻中使役動詞「教/交」的用法中也可看出。下文是徐丹 (2003:230) 轉引自古屋昭弘 (2000) 的例子：

- 74. (a) 看教大底道理分明 (《朱子語類》)
- (b) 見得大底道理分明 (《朱子語類》)
- 75. (a) 打交皮破 (明刊說唱詞話·烏盆)
- (b) 打得皮破 (明刊說唱詞話·曹國舅)
- 76. (a) 殺教片甲不回 (明《楊家府講義》)
- (b) 殺得片甲不回 (明《楊家府講義》)

上面三組例子中，「教/交」與「得」在相同的文獻、相同的上下文中成對出現，足見二者用法相當且關係密切。在例(74a)中，「教/交」已由原來標記因果關係的致使義，進一步語法化為因果關係極其微弱的單純補語標記了。

在現代方言中，也不乏以「教/叫」等使役動詞構成相當於「得」字補語句的例子，如河南獲嘉方言 (徐丹 2003: 231 轉引古屋昭弘 (2000))：

- 77. (a) 跑叫快些。
- (b) 走叫快些。

從中古漢語、近代漢語以至現代方言，都可看到表示致使義的動詞具有標記結果或相當於「得」字補語句的用法，本文認為，東勢客家話的「pi2 分佢」作為狀態補語標記也與致使義有關，上文例(69)中，「pi2 分佢」仍保留若干致使義，也可說明二者的關係。

東勢客家話的狀態補語標記「pi2 分佢」由「pun1 ki2 分佢」的致使義發展而來，還可以從其補語的形式特徵看出。朱德熙 (1982: 134) 將形容詞組成的狀態補語分為「斷言」式和「描寫」式。斷言式由性質形容詞充任，屬靜態敘述，不包含「量」的概念；描寫式由狀態形容詞或形容詞組充任，屬動態描寫，包含「量」的概念。我們發現，東勢客家話只有「pi2 分佢」可以作為斷言式狀態補語的標記，「to1 到」「hi1 去」兩個補語標記都不允許性質形容詞充當補語：

78. (a) *moi2 oi5 tʃu3 to1/hɪ1 mien2 tʃiaŋ5 ho3 ʃit8
 糜 愛 煮 到/去 綿 正 好 食
- (b) moi2 oi5 tʃu3 to1/hɪ1 mien2 mien2 mien2 tʃiaŋ5 ho3 ʃit8
 糜 愛 煮 到/去 綿 綿 綿 正 好 食
- (c) moi2 oi5 tʃu3 pi2 mien2 mien2 mien2 tʃiaŋ5 ho3 ʃit8
 糜 愛 煮 PI 綿 綿 綿 正 好 食
 ‘稀飯要煮得(非常)爛才好吃’

例(78a)的「mien2 綿」是性質形容詞，屬斷言式的狀態補語，不能用「to1 到」或「hi1 去」作標記，必須改成狀態形容詞「mien2 mien2 mien2 綿綿綿」(78b) 才可以用「to1 到」或「hi1 去」作標記。「pi2 分佢」則沒有這個限制，不論是斷言式(例 69)或描寫式(78c)都可以用「pi2」作標記。我們認為這或許是由於「pi2 分佢」由連繫因果關係的致使義動詞發展而來，最初是僅標記結果，而斷言式狀態補語的語義性質與結果補語最為相近。

3.4 可能補語

東勢客家話置於動詞之後用來構成可能補語的成分是「tet7 得」，在漢語方言類型上的特色在於能性補語標記(tet7 得)與狀態標記(to1 到、hi1 去、loi2 來、pi 分佢、∅)有所區別而不相混淆。

在 2.1 節中提到的三種可能補語中，用來表示能力或一般可能義的「傀儡補語」在漢語南方方言中較為少用。東勢客家話沒有傀儡補語的用法，若要表達北方方言表示與動作者能力有關的可能義「V 不了」，除了使用「mo2 phan5 fap7 V 無辦法 V」或「mo2 fap7 thu5 V 無法度 V」等非補語的形式之外，還可以使用「V tet7/V m2 tet」(V 得/V 不得)。也就是說，現代漢語共通語和北方方言「V 得了/V 不了」與「V 得/V 不得」的分工，在東勢客家話中並不存在，「V 得/V 不得」的使用範圍較北方方言為廣：

79. et7 to1 hen2 hen2 hen2, et7 to1 hn2 hem1 m2 tet7, kiok7 me5
 壓 到 纏 纏 纏, 壓 到 你 喊 毋 得 腳 也
 pin3 m2 tet7, mak7 kail to1 tsoŋ1 m2 tet7
 擷 毋 得 [什麼] 都 裝 毋 得

‘(身體不知被何物)壓得非常緊，壓得你要喊也喊不出聲，腳也動不了，什麼事都不能做’(故事集六)

80. lia3 li2 han2 maŋ2 ʃiuk8, ʃit8 m2 tet7.

這 梨 還 未 熟 食 毋 得

‘這個梨子還沒成熟，不能吃’

例(79)的「hem1 m2 tet7 喊毋得」、「pin3 m2 tet7 搵毋得」與「tsoŋ1 m2 tet7 裝毋得」是由於客觀情況(身體不知被何物壓住)所引起的能力受限，屬一般可能義 (root possibility)。例(80)的「ʃit8 m2 tet7 食毋得」則是說話者對動作是否適合的判斷，包括「許可/禁止」與「應該/不應該」的意義。

以「V 得/不 + 結果/趨向補語」所構成的能性動補結構，賓語的位置在漢語史中是一個引人注意的問題。東勢客家話肯定的能性動補結構有「V 得 OC」、「VO 得 C」與「V 得 CO」三種語序，否定的能性動補結構則只有「VO 不 C」與「V 不 CO」兩種語序，詳見表三與表四：

表三 肯定能性動補結構與賓語的相對語序

V 得 OC	VO 得 C	V 得 CO
khoi1 tet7 ki1 tuŋ1 開得佢通(開得通它)	ʃit8 phon5 tet7 lok8 食飯得落(吃得下飯) phien5 ki2 tet7 ko5 騙佢得過(騙得了他) pioŋ5 kiel lon3 tet7 het8 放雞卵得住(放得下雞蛋)	tsok7 tet7 ko5 ki2 捉得過佢(捉得贏他) ta3 tet7 ʒiaŋ2 ki2 打得贏佢(打得贏他) tʃion3 tet7 to3 vuk7 kha1 轉得到屋家(回得了家) ta3 tet7 khoi1 so3 theu2 打得開鎖頭(打得開鎖)

表四 否定能性動補結構與賓語的相對語序

VO 不 C	*V 不 OC	V 不 CO
tsiaŋ3 ki2 m2 tseu3 請佢不 走	--	ta3 m2 ziaŋ2 ki2 打不贏 佢
ta3 ki2 m2 ziaŋ2 打佢不贏		foi5 m2 lok8 kau3 睡不 落覺
phien5 hn2 m2 ko5 騙你不 過		
ʃit8 phon5 m2 lok8 食飯不 落		

現代漢語共通語能性動補結構的賓語都置於補語之後，亦即「V 得 CO」與「V 不 CO」，但在唐宋時則以「V 得 OC」與「VO 不 C」的語序為主。漢語南方方言往往反映較早時期的語序，東勢客家話否定能性動補結構便反映「VO 不 C」這樣的早期語序。「V 不 OC」格式在近代漢語的語料中是非主流的（魏培泉 2003），在東勢客家話也沒有發現這樣的語序。在肯定式方面，後起形式「V 得 CO」取得較大優勢顯示肯定式賓語位置的變動較否定式為快，並且複音名詞更傾向於使用「V 得 CO」。比較值得注意的是，肯定式「VO 得 C」在東勢客家話中十分常用而且能產，但「VO 得 C」在歷史文獻中較為罕見，且其中的「VO」多可視為成詞，因此不算能產（魏培泉 2003: 686）。不過，「VO 得 C」在漢語南方方言中並不乏見，據魏培泉（2004）與吳福祥（2003）的整理，計有吳語的舟山、崇明、上海、蘇州、開化，徽語的屯溪、休寧、祁門、績溪、遂安、建德、壽昌，湘語的長沙及部分贛語等。我們同意學者的看法，認為這些「VO 得 C」是從相應的否定式「VO 不 C」類推而來的（魏培泉 2004: 687, 吳福祥 2003: 249）。

3.5 程度補語

東勢客家話的程度補語類型不若現代漢語共通語豐富。簡單的說，只有「X fai5 X 壞」一型，如「tion5 fai5 暢壞」（高興極了/高興死了）、「ŋo5 fai5 餓壞」（餓極了/餓死了）等。而共通語中用「得」連接的「X 得要死」、「X 得要命」等說法，東勢客家話雖然也可以說「X to5 voi5 si3 X 到會死」表示程度之極甚，但其中的「to5 到」讀去聲，而非「到」作為動詞或趨向詞時的上聲讀法，我們認為「X 到

會死」應為後起移借而來的用法。

4. 結語

本文是對東勢客家話動補結構的初步考察。過去，我們從對古音的構擬中了解到方言音韻比較的重要；在語法方面，由於過去認為漢語方言的差異主要在表現在音韻而不在語法，因此方言語法受到重視的程度略顯不足。近十幾年來已有學者開始從事方言類型學的比較研究，在比較的過程中，我們深刻了解到一個完整的方言語法調查報告的重要。臺灣客家話——尤其是東勢客家話的語法研究尚在起步階段，本文以東勢客家話的動補結構作為方言語法調查的初步嘗試，只是整體工作的開端而已。

東勢客家話動補結構語義/語法的特色在本文中已儘可能加以描述。在結果補語方面，動結式「VR」的能產性似乎不高，在許多情況下不是使用有標記的組合式動補結構，便是使用「R」語義已虛化、甚至進一步語法化為動相補語的形式來表現。趨向補語方面，趨向詞的語義發展與語法化過程、動趨式賓語的位置與分工都是動補結構發展中的重要問題；此外，本文也討論了東勢客家話特殊的「V緊Cd」結構的性質，指出它可能是相當於近代漢語裡的「動-將-趨」結構。狀態補語方面，東勢客家話計有「to1 到」、「hi1 去」、「∅」、「loi2 來」與「pi2 分佢」等不同的補語標記。本文討論了「to3 到」與「hi1 去」由趨向動詞逐步語法化為狀態補語標記的過程，並且從漢語語法史與方言比較論證「pi2 分佢」作為狀態補語標記來源於致使義動詞。可能補語方面，東勢客家話與部分南方方言一樣，能性補語標記與狀態補語有所分工，不相混淆，而「V得/V不得」的用法較廣，涵蓋了北方方言傀儡補語的用法。賓語和補語的位置則部分反映了唐宋時期的語序，並產生出類推而來的新形式「VO得C」。

本文對東勢客家話動補結構語義/語法特色的描述，單獨來看或嫌瑣碎，但若置於漢語語法史或方言類型學的架構中來看，將更顯其意義。這也是將來努力的目標。

* 本文曾在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三日於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講論會上發表，會中得到鄭錦全、李壬癸、鄭秋豫、張永利、曾淑娟等諸位先生的指正，謹此銘謝。此外，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使本文的錯誤減至最低，在此一併致謝。

1. 據筆者所知，僅劉英享 2000 探討東勢客家話「愛」與「會」兩個情態動詞的語法和語意。
2. 田野調查所用的問卷，係根據 Yue (1993) 為漢語方言語法調查者所設計的調查手冊，再加修改設計而得。
3. 還有些語法書籍將這類賓式補語稱為「係屬補語」，如楊秀芳 (1991)。

此如「餓昏」中的「餓」並非具體的動作，而較偏向某種狀態或感受。如「哭」和「啞」都是不及物動詞，但卻可以說「哭啞了嗓子」，亦即由「哭」和「啞」所組成的動補結構可以帶賓語。

指示詞是以說話者的所在為參照點的位移，而趨向詞則涉及客體 (theme) 在空間中朝各種不同的方向移動。

有些方言「動作或動作結果的情狀」或「動作結果所達到的程度」用兩種不同的形式來表達，因此有些學者將 “manner complement” 與 “extent complement” 分為兩類，如余霽芹 (1993)。本文暫時不作如此區別。

有些語法書籍並不區別「結果補語」和「狀態補語」，統以「結果補語」稱之。

對可能意義的分類，主要參考 Bybee 等 (1994) 以及 Palmer (1986) 等。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 也譯作「傀儡補語」或「虛補語」。

下面例 (4)-(14) 部分取自劉月華等 (2001)。

本文的東勢客家話語料，採音標與漢字並行的方式呈現。在以下的例子中，首行先以國際音標 (IPA,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拼出客家話的讀音，並輔以傳統調號 (1 陰平, 2 陽平, 3 陰上, 5 去聲, 7 陰入, 8 陽入)。次行則以漢字逐字對譯或註釋；漢字的使用原則上以音義皆對應的同源字為主，遇無適合同源字的特殊詞彙，則採用訓讀字，並加上底線以示區別。少數既無適當同源字，亦無適當訓讀字的詞彙或語法標記，則以括號 [] 釋義；第二行以浪線「~~~~」標之者，表示相對應的國際音標為該二字的合音。

語義指向受事的動補結構何時出現，牽涉到漢語動補結構的產生時代，而對於後者，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大多同意，動補結構的形成基礎雖可追溯至漢代，但其正式產生的時代應不早於南北朝。參梅祖麟 (1991)、蔣紹愚 (1999) 等。

除此之外，現代漢語共通語的「VR」格式，有許多在東勢客家話中必須中插補語標記，形成組合式的述補結構；此為東勢客家話「VR」格式中的「R」類型不豐的另一原因。

趙元任 (1980: 228-230) 以聲調是否輕聲以及是否可加完成詞尾「了」作為區分普通補語與動相補語 (該文譯為「狀態補語」) 的標準。

「phet7」的語源不明，疑是「畢」，但聲母不盡合。「phet7」在臺灣其他客家話中作「thet7」，或寫作「忒」。

此處的語法化定義，是取其最基本的定義。至於若干擴展後的廣義語法化定義，如Givón (1971, 1979) 提出的「句法化

(syntacticization)」一如自由語序因語用因素演變為穩定的句法結構和固定語序；或是如漢語史學者將鬆散的使成連動結構向凝固的動結式演變的過程亦稱為「語法化」(如石毓智 2001、洪波 2003 等)；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tiet7 跌」字在此指擲筊時往下投擲的動作，此由「跌」的「掉落」意引申而來，參例(36)。

關於以零形式為補語標記的狀態補語，詳下文 3.3.3 節。

Talmy (1985, 2000) 對許多語言表達位移事件時所使用的表達模式做過詳細的比較，而將世界上的語言分成幾大類型，其中位移的路徑和位移的方式或原因如何表達，是其分類的主要依據之一。

此指招贅。

翻過來，把物體傾斜換方向扶起。

此處「D」表示「deictic」(指示詞)。

動補結構來源之一的連動式漢代已出現，隔開式則出現於五世紀，約南北朝時。參梅祖麟 1991。

不過，由於例(34)可以改說成「同錢領轉來」(把錢領回來)，因此，我們仍將之與動趨式一起討論。

承一位匿名審查人指出，東勢客家話的動趨式究竟發展到哪一個階段，還需要精確的詞頻統計。詞頻統計現階段尚無法做到絕對精確，可以是未來努力的目標。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如例(37)的自移事件，絕不可使用隔開式，而必須使用黏合式的動趨結構；而可以分析為並列連動結構的，也都屬於動作與位移不具備因果關係的「非移動動詞+趨向詞」，與本文所舉例子相符。

如例(34)(35)已可改為處置式「同錢領轉來」(把錢領回來)與「同鹽撒落去」。

「緜」有繃急琴絃之意。《楚辭·九歌·東君》：「緜瑟兮交鼓，簫鍾兮瑤虞。」王逸注：「緜，急張絃也。」由「急張絃」可引申為「牢固、不鬆動」意。

單音節形容詞三疊(AAA)表示形容程度的加強是東勢客家話異於臺灣其他客家話的特色之一，其中第一個形容詞變調為高升調(35調)，與臺灣閩南語之形容詞三疊類似。參江敏華(2002)。

動詞重複約於南宋時出現，但遲至清末才形成語法定格，相關歷史考察請參李訥、石毓智 1997，劉承慧 2002。

動詞重覆最常被提到的功能是「引進賓語」，但動詞重覆並非引進賓語的唯一手段，因此，動詞重覆的出現顯然還有其他語法或語義的條件。「到」的讀音為上聲「to3」，只有作為狀態補語標記時讀為陰平「to1」，詳下文討論。此外，並非所有客家話的「to3 到」都有體貌標記的用法。

該文的狀態補語指的是趙元任 1980:228 的「狀態補語」，為 *phase complement* 的中譯，現多稱為「動相補語」。

朱德熙 (1982: 73) 將形容詞區分為「性質形容詞」和「狀態形容詞」兩種，前者單純表示屬性，後者帶有明顯的描寫性。

關於客家話「分 (pun1)」的語義演變過程，可參考賴惠玲 (2001)，該文有關客家話「分 (pun1)」的語料，大致上亦適用於東勢客家話。補語連詞的用法如「厥爸分一坵田分佢耕」(他父親送一塊地給他耕) 中的第二個「分」。

主語標記的用法即指「分」用於被動式中時。「分」之後的名詞性成分為主語，故稱「主語標記 (agent marker)」。

例 (70)-(71) 轉引自劉承慧 (2002: 39)，例 (72)-(73) 轉引自徐丹 (2003: 230)。

漢語受事主語句帶複指代詞的情形相當常見，方言中亦不乏其例，因此這兩句雖為虛設改寫，但並非全然無據。

* 本文曾在二〇〇四年九月十三日於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講論會上發表，會中得到鄭錦全、李壬癸、鄭秋豫、張永利、曾淑娟等諸位先生的指正，謹此銘謝。此外，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寶貴的意見，使本文的錯誤減至最低，在此一併致謝。

¹ 據筆者所知，僅劉英享 2000 探討東勢客家話「愛」與「會」兩個情態動詞的語法和語意。

² 田野調查所用的問卷，係根據 Yue (1993) 為漢語方言語法調查者所設計的調查手冊，再加修改設計而得。

³ 還有些語法書籍將這類賓式補語稱為「係屬補語」，如楊秀芳 (1991)。

⁴ 此如「餓昏」中的「餓」並非具體的動作，而較偏向某種狀態或感受。

⁵ 如「哭」和「啞」都是不及物動詞，但卻可以說「哭啞了嗓子」，亦即由「哭」和「啞」所組成的動補結構可以帶賓語。

⁶ 指示詞是以說話者的所在為參照點的位移，而趨向詞則涉及客體 (theme) 在空間中朝各種不同的方向移動。

⁷ 有些方言「動作或動作結果的情狀」或「動作結果所達到的程度」用兩種不同的形式來表達，因此有些學者將 “manner complement” 與

“extent complement” 分為兩類，如余霽芹(1993)。本文暫時不作如此區別。

⁸ 有些語法書籍並不區別「結果補語」和「狀態補語」，統以「結果補語」稱之。

⁹ 對可能意義的分類，主要參考 Bybee 等(1994)以及 Palmer (1986)等。

¹⁰ Dummy potential complement 也譯作「傀儡補語」或「虛補語」。

¹¹ 下面例(4)-(14)部分取自劉月華等(2001)。

¹² 本文的東勢客家話語料，採音標與漢字並行的方式呈現。在以下的例子中，首先以國際音標(IPA,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拼出客家話的讀音，並輔以傳統調號(1 陰平, 2 陽平, 3 陰上, 5 去聲, 7 陰入, 8 陽入)。次行則以漢字逐字對譯或註釋；漢字的使用原則上以音義皆對應的同源字為主，遇無適合同源字的特殊詞彙，則採用訓讀字，並加上底線以示區別。少數既無適當同源字，亦無適當訓讀字的詞彙或語法標記，則以括號釋義；第二行以浪線「~~~~」標之者，表示相對應的國際音標為該二字的合音。

¹³ 語義指向受事的動補結構何時出現，牽涉到漢語動補結構的產生時代，而對於後者，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目前大多同意，動補結構的形成基礎雖可追溯至漢代，但其正式產生的時代應不早於南北朝。參梅祖麟(1991)、蔣紹愚(1999)等。

¹⁴ 除此之外，現代漢語共通語的「VR」格式，有許多在東勢客家話中必須中插補語標記，形成組合式的述補結構；此為東勢客家話「VR」格式中的「R」類型不豐的另一原因。

¹⁵ 趙元任(1980: 228-230)以聲調是否輕聲以及是否可加完成詞尾「了」作為區分普通補語與動相補語(該文譯為「狀態補語」)的標準。

¹⁶ 「phet7」的語源不明，疑是「畢」，但聲母不盡合。「phet7」在臺灣其他客家話中作「thet7」，或寫作「忒」。

¹⁷ 此處的語法化定義，是取其最基本的定義。至於若干擴展後的廣義語法化定義，如 Givón (1971, 1979) 提出的「句法化(syntacticization)」一如自由語序因語用因素演變為穩定的句法結構和固定語序；或是如漢語史學者將鬆散的使成連動結構向凝固的動結式演變的過程亦稱為「語法化」(如石毓智 2001、洪波 2003 等)；並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

¹⁸ 「tiet7 跌」字在此指擲筊時往下投擲的動作，此由「跌」的「掉落」意引申而來，參例(36)。

¹⁹ 關於以零形式為補語標記的狀態補語，詳下文 3.3.3 節。

²⁰ Talmy (1985, 2000) 對許多語言表達位移事件時所使用的表達模式

做過詳細的比較，而將世界上的語言分成幾大類型，其中位移的路徑和位移的方式或原因如何表達，是其分類的主要依據之一。

²¹ 此指招贅。

²² 翻過來，把物體傾斜換方向扶起。

²³ 此處「D」表示「deictic」(指示詞)。

²⁴ 動補結構來源之一的連動式漢代已出現，隔開式則出現於五世紀，約南北朝時。參梅祖麟 1991。

²⁵ 不過，由於例(34)可以改說成「同錢領轉來」(把錢領回來)，因此，我們仍將之與動趨式一起討論。

²⁶ 承一位匿名審查人指出，東勢客家話的動趨式究竟發展到哪一個階段，還需要精確的詞頻統計。詞頻統計現階段尚無法做到絕對精確，可以是未來努力的目標。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如例(37)的自移事件，絕不可使用隔開式，而必須使用黏合式的動趨結構；而可以分析為並列連動結構的，也都屬於動作與位移不具備因果關係的「非移動動詞+趨向詞」，與本文所舉例子相符。

²⁷ 如例(34)(35)已可改為處置式「同錢領轉來」(把錢領回來)與「同鹽撒落去」。

²⁸ 「緼」有繃急琴絃之意。《楚辭·九歌·東君》：「緼瑟兮交鼓，簫鍾兮瑤虞。」王逸注：「緼，急張絃也。」由「急張絃」可引申為「牢固、不鬆動」意。

²⁹ 單音節形容詞三疊(AAA)表示形容程度的加強是東勢客家話異於臺灣其他客家話的特色之一，其中第一個形容詞變調為高升調(35調)，與臺灣閩南語之形容詞三疊類似。參江敏華(2002)。

³⁰ 動詞重複約於南宋時出現，但遲至清末才形成語法定格，相關歷史考察請參李訥、石毓智 1997，劉承慧 2002。

³¹ 動詞重覆最常被提到的功能是「引進賓語」，但動詞重覆並非引進賓語的唯一手段，因此，動詞重覆的出現顯然還有其他語法或語義的條件。

³² 「到」的讀音為上聲「to3」，只有作為狀態補語標記時讀為陰平「to1」，詳下文討論。此外，並非所有客家話的「to3 到」都有體貌標記的用法。

³³ 該文的狀態補語指的是趙元任 1980:228 的「狀態補語」，為 *phase complement* 的中譯，現多稱為「動相補語」。

³⁴ 朱德熙(1982: 73)將形容詞區分為「性質形容詞」和「狀態形容詞」兩種，前者單純表示屬性，後者帶有明顯的描寫性。

³⁵ 關於客家話「分(pun1)」的語義演變過程，可參考賴惠玲(2001)，

-
- 該文有關客家話「分 (pun1)」的語料，大致上亦適用於東勢客家話。
- ³⁶ 補語連詞的用法如「厥爸分一坵田分佢耕」(他父親送一塊地給他耕)中的第二個「分」。
- ³⁷ 主語標記的用法即指「分」用於被動式中時。「分」之後的名詞性成分為主語，故稱「主語標記 (agent marker)」。
- ³⁸ 例(70)-(71)轉引自劉承慧(2002: 39)，例(72)-(73)轉引自徐丹(2003: 230)。
- ³⁹ 漢語受事主語句帶複指代詞的情形相當常見，方言中亦不乏其例，因此這兩句雖為虛設改寫，但並非全然無據。

引用文獻

- BUSSMANN, H. 1996.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regory Trauth and Kerstin Kazzazi,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BYBEE, J., PERKINS, R., PAGLIUCA, W. 1994. *The Evolution of Grammar: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IVON, Talmy. 1971. Historical syntax and synchronic morphology: An archaeologist's field trip. In *Papers from the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7: 394-415.
- _____. 1979. *On Understanding Grammar*.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LAI, Huei-ling (賴惠玲). 2001. On Hakka BUN: A case of polygrammaticalization.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2:
- _____. 2002.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the verb DO in Hakk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30.2: 371-391.
- LAMARRE, C (柯理思). 2001. Verb-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in Chinese Dialects—Types and Markers, in Hilary Chappell (ed.)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n the Grammar of Sinitic Languages*, 85-120,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ALMER, F. R. 1986. *Mood and Mod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MITH, Carlota. 1991.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Boston/London: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 TAI, James. 1984. Verbs and Times in Chinese: Vendler's Four

- Categories. In D. Testen et al. (eds.)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Lexical Semantics* pp. 289-296,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 TALMY, Leonard. 1985.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Semantic Structure in Lexical Forms. In T. Shopen (ed),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Vol. III Grammatical categories and the lexicon. 57-14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_____.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MIT Press.
- TRASK, Robert Lawrence. 1993. *A Dictionary of Grammatical Terms in Linguistics*.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 YUE-HASHIMOTO, Anne. 1993. *Comparative Chinese Dialectal Grammar: Handbook for investigators*. Paris : 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sur l'Asie Orientale.
- SHI, Yu-zhi (石毓智). 2000. Xiandai hanyu de dongbu jieyou: yi ge leixingxue de bijiao yanjiu (現代漢語的動補結構：一個類型學的比較研究), *Xiandai Zhongguoyu Yanjiu* 《現代中國語研究》, 創刊第一期, 1: 62-69。Jingdu: Pengyou Shudian 京都：朋友書店。
- _____. 2001. Dongbu jieyou yufahua de jufa huanjing (動補結構語法化的句法環境), *Xiandai Zhongguoyu Yanjiu* 《現代中國語研究》 3: 45-56。Kyoto: Pengyou Shudian 京都：朋友書店。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JIANG, Jun-long (江俊龍). 2003. *Liangan Dapu Kejiahua Yanjiu* 《兩岸大埔客家話研究》, Guoli Zhongzhengdaxue Zhongguowenxue Yanjiusuo Boshi Lunwen 國立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CHIANG, Min-hua (江敏華). 1998. *Taizhongxian Dongshi Keyu Yinyun Yanjiu* 《臺中縣東勢客語音韻研究》, Guoli Taiwan Daxue Zhongguo Wenxue Yanjiusuo Shuoshi Lunwen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_____. 2002. Dongshi kejiahua de chongdie jieyou yu biandiao (東勢客家話的重疊結構與變調),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3.3: 543-567。

- LI, Na、SHI, Yu-zhi (李訥、石毓智). 1997. Hanyu dongci kaobei jiegou de yanhua guocheng (漢語動詞拷貝結構的演化過程), *Guowai Yuyanxue* 《國外語言學》3: 32-38。
- HE, Geng-yong (何耿鏞). 1993. *Kejia Fangyan Yufa Yanjiu* 《客家方言語法研究》, Xiamen: Xiamen Daxue Chubanshe 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WU, Fu-xiang (吳福祥). 2001. Nanfang fangyan ji ge zhuangtai buyu biaoji de lai yuan I. (南方方言幾個狀態補語標記的來源 (一)), *Fangyan* 《方言》4: 344-354。
- . 2002a. Nanfang fangyan ji ge zhuangtai buyu biaoji de lai yuan II. (南方方言幾個狀態補語標記的來源 (二)), *Fangyan* 《方言》1: 24-34。
- . 2002b. Hanyu nengxing shubu jiegou “V de/bu C” de yufahua (漢語能性述補結構 “V 得/不 C” 的語法化), *Zhongguo Yuwen* 《中國語文》1:29-40。
- . 2003. Nanfang fangyan nengxing shubu jiegou “V de/bu C” dai binyu de yuxu leixing (南方方言能性述補結構 “V 得/不 C” 帶賓語的語序類型), *Fangyan* 《方言》3: 243-254。
- YUE, Jun-fa (岳俊發). 1984. “De” ziju de chansheng han yanbian (“得”字句的產生和演變),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2。
- LIN, Ying-chin (林英津). 1993. Keyu shangsheng “dao” yufa gongneng tanyuan (客語上聲「到」語法功能探源), *Zhongyang Yanjiuyuan Lishi Yuyan yanjiusuo Jikan*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3.4: 831-866。
- LIN, Tao (林燾). 1957. Xiandai hanyu buyu qingyin xianxiang suo fanying de yufa han yuyi wenti (現代漢語補語輕音現象所反映的語法和語義問題), *Beijing Daxue Xuebao* 《北京大學學報》第二期, 收入 LIN, Tao (林燾). *Yuyin Tansuo Ji Gao* 《語音探索集稿》, Beijing: Beijing Yuyan Xueyuan Chubanshe 北京市：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 1990。
- HONG, Bo (洪波). 2003. Shidong xingtai de xiaowang yu dongjieshi de yufahua (使動形態的消亡與動結式的語法化), 收入 WU, Fu-xiang、HONG, Bo (吳福祥、洪波) 主編 *Yufahua Yu Yufa Yanjiu I*.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 (一)》,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LAMARRE, C. (柯理思). 1995. Kejiahua “Xinyue Shengjing” yiji “Kejia Shehui Shenghuo Huihua” liang shu li suo jian de dongci houzhi chengfen “dao” (客家話「新約聖經」以及「客家社會生活會話」兩書裡所見的動詞後置成分「倒」), CAO, Fong-fu、CAI Mei-hui (曹逢甫、蔡美慧)編 *Diyijie Taiwan Yuyan Guoji Yanjiu Taolunhui Lunwenji* 《第一屆臺灣語言國際研究討論會論文集》191-208, Taipei: Wenhe Chubanshe 台北：文鶴出版社。
- _____. 2001 Cong putonghua li gen “de” youguan de ji ge geshi qu tantao fangyan leixingxue (從普通話裡跟“得”有關的幾個格式去探討方言類型學), *Yuyan Yanjiu* 《語言研究》2: 7-18。
- HU, Wan-chuan (胡萬川) (編). 1994a. *Dongshi Keyu Gushiji 1*. 《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一)》。Fengyuan: Taizhongxianli Wenhua Zhongxin 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 _____. 1994b. *Dongshi Keyu Gushiji 2*. 《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二)》。Fengyuan: Taizhongxianli Wenhua Zhongxin 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 _____. 1996. *Dongshi Keyu Gushiji 3*. 《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三)》。Fengyuan: Taizhongxianli Wenhua Zhongxin 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 _____. 1997. *Dongshi Keyu Gushiji 4*. 《東勢鎮客語故事集(四)》。Fengyuan: Taizhongxianli Wenhua Zhongxin 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 _____. 1999. *Dongshi Keyu Gushiji 5*. 《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五)》。Fengyuan: Taizhongxianli Wenhua Zhongxin 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 _____. 2001. *Dongshi Keyu Gushiji 6*. 《東勢鎮客語故事集(六)》。Fengyuan: Taizhongxianli Wenhua Zhongxin 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 _____. 2003. *Dongshi Keyu Gushiji 7*. 《東勢鎮客語故事集(七)》。Fengyuan: Taizhongxianli Wenhua Zhongxin 豐原市：臺中縣立文化中心。
- XU, Dan (徐丹). 2003. “使” ziju de yanbian — jiantan “使”zi de yufahua (“使”字句的演變——兼談“使”字的語法化), 收入

- WU, Fu-xiang、HONG Bo (吳福祥、洪波) 主編 *Yufahua Yu Yufa Yanjiu I. 《語法化與語法研究(一)》*,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ZHU, Min-che (祝敏徹). 1960. “De” zi yongfa yanbian kao (“得”字用法演變考), 原載 *Kansu Shifan Daxue Xuebao 《甘肅師範大學學報》* 第一期, 收入 *Jindai Hanyu Jufashi Gao 《近代漢語句法史稿》* 236-264, Zhengzhou: Zhongzhou Guji Chubanshe 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6。
- MEI, Zu-lin (梅祖麟). 1991. Cong handai de “dong 動、sha 殺”、 “dong 動、si 死” lai kan dongbu jiegou de fazhan——jian lun zhonggu shiqi qici de shishou guanxi de zhonglihua (從漢代的“動、殺”、“動、死”來看動補結構的發展——兼論中古時期起詞的施受關係的中立化), *Yuyanxue Luncong 《語言學論叢》* 16:112-136。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LU, Jian-ming、MA, Zhen (陸儉明, 馬真). 1996. Xingrongci zuo jiegou buyu qingkuang kaocha (形容詞作結果補語情況考察), *Hanyu Xuexi 《漢語學習》* 第一期, 3-4; 第六期, 7-9。
- YANG, Ping (楊平). 1990. Dai “de 得” de shubu jiegou de chansheng han fazhan (帶“得”的述補結構的產生和發展), *Guhanyu Yanjiu 《古漢語研究》* 第1期。
- YANG, Xiu-fang (楊秀芳). 1991. *Taiwan Minnanyu Yufa Gao 《臺灣閩南語語法稿》*。 Taibei: Daan Chubanshe 臺北市：大安出版社。
- ZHAO, Yuan-ren (趙元任). 1968. *A Grammar of Spoken Chines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TING, Bang-xin (丁邦新) 譯 *Zhongguohua de Wenfa 《中國話的文法》*。 Taiwan: Taiwan Xuesheng Shuju 臺灣版：臺灣學生書局, 1980。
- LIU, Yue-hua、PAN, Wen-yu、GU, Wei (劉月華, 潘文娛, 故韓). 2001. *Shiyong Xiandai Hanyu Yufa (Zengdingben) 《實用現代漢語語法(增訂本)》*。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商務印書館。
- LIU, Cheng-hui (劉承慧). 2002. *Hanyu Dongbu Jiegou Lishi Fazhan 《漢語動補結構歷史發展》*。 Hanlu Tushu Chuban Youxian Gongsi 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 JIANG, Shao-yu (蔣紹愚). 1994. *Jindai Hanyu Yanjiu Gaikuang 《近代漢語研究概況》*,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大學出版社。

- _____. 1999. Hanyu dongjieshi chansheng de shidai (漢語動結式產生的時代), *Guoxue Yanjiu*《國學研究》第六卷, 收入 JIANG, Shao-yu (蔣紹愚) 2000。
- _____. 2000. *Hanyu Cihui Yufashi Lunwenji* 《漢語詞彙語法史論文集》,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LI, Jin-xi (黎錦熙). 1956. *Xinzhū Guoyu Wenfa* 《新著國語文法》, Shanghai: Shangwu Yinshuguan 上海市: 商務印書館。
- CHUNG, Raung-Fu (鍾榮富). 1997. Taiwan kejiayu yanjiu de huigu yu qianzhan (台灣客家語研究的回顧與前瞻), Taiwan yuyan fazhan Xueshu Yantaohui Lunwen 臺灣語言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
- _____. 2001. *Fuermosha de Laoyin: Taiwan Kejiahua Daolun*《福爾摩沙的烙印: 台灣客家話導論》, Xingzhengyuan Wenjianhui Xiangtu Wenhua Zhuanji——Yuyan Pian 2 行政院文建會鄉土文化專輯——語言篇之二。
- WEI, Pei-quan (魏培泉). 2004. Jindai hanyu nengxing dongbu jie gou zhong binyu de weizhi (近代漢語能性動補結構中賓語的位置), *Yuyan Ji Yuyanxue* 《語言暨語言學》5.3: 663-704。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preliminary survey of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in Dongshi Hakka, a dialect spoken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aiwan. Dongshi Hakka is thought to derive from Dapu Hakka in Guangdong and differs from the more predominant Sixian or Hailu Hakka in Taiwan. Two kinds of data sources are used in this paper. One is materials gathered from the fieldwork by the author, and the other is the colloquial materials recorded in seven volumes of 東勢鎮客語故事集 [A collection of Dongshi Hakka stories].

In this paper, the five subtypes of verb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in Dongshi Hakka, namely, resultative, directional, manner, potential, and degree complement, are described. In addition, some characteristics are discussed and explained from the viewpoints of grammaticalization and diachronic grammar of Sinitic languages. For example, it is argued that

the special ‘V *kin3*(緊) Cd’ construction is probably equivalent to the ‘V+*Jiang*(將)+Cd’ construction in Early Mandarin, and that *pi2*, the fusion form of *pun1 ki2*, functioning as a manner complement marker is grammaticalized from the causative meaning of the verb *pun1*.

SUBJECT KEYWORDS

Dongshi Hakka,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diachronic grammar, grammaticalization